

[日] 万城目学 著 涂愔芸 译

鸭川小鬼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1313.45
493

鸭川小鬼

[日] 万城目学 著 涂愫芸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鸭川小鬼 / (日) 万城目学著; 涂愫芸译. —上海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ISBN 978-7-208-09395-9

I. ①鸭… II. ①万… ②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2260 号

责任编辑 陈欢欢 刘 颖
装帧设计 张 布



鸭川小鬼
[日] 万城目学 著
涂愫芸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z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8
插 页 2
字 数 154,000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9395-9/ I·802
定 价 24.00元

目 录

001	前言
005	其一 京大青龙会
025	其二 宵山协定
053	其三 吉田世代交替仪式
095	其四 处女荷尔摩
133	其五 京大青龙会 Blues
169	其六 鸭川十七条荷尔摩
227	终章
239	后记

前言

各位听过“荷尔蒙”这个词吗？

对，“荷尔蒙”。

不、不，不是荷尔蒙的 Hormone^[1]，是少了 ne 的 Hormo——“荷尔蒙”，念的时候，请将尾音拉长，表现出率直的感觉。

我想，大家一定都不知道这个词。就算有人听过，甚至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听过类似这样的叫喊，应该也不知道它的意义。当然，这也无可厚非。因为要想知道“荷尔蒙”这个词的意义，以及存在于其背后的另一个广阔的世界，必须先到达“某阶段”，然而，一旦到达这个“某阶段”之后，通常就无法向他人提起这件事了——不，正确来说，应该是不愿意提起。

就这样，“荷尔蒙”这个词，至少在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间，

[1] Hormone（荷尔蒙）除了指激素以外，在日语中也有指猪牛内脏烧烤之意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甚或更早之前的大正、明治、江户、安土桃山、室町、镰仓、平安时代，都是知者知之、传者传之，以至于在这个曾是帝王城市的京都内，仅仅只是一脉相承。据说在出云附近，至今还有“记纪”^[1]中没有记载的某一个国家创立的传说，以口述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流传着。“荷尔摩”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，走过了不算短的漫长历史，非常隐秘，而且无声无息。

当然，也可说是这个词与生俱来的封闭性带来了许多阻碍吧！我问各位知不知道“荷尔摩”这个词，其实，我身边的所有同伴都不知道它的正确意思。即使可以回到从前，请教柳田国男先生或折口信夫先生^[2]，他们也不会知道。因为我隐约察觉到，这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语言。也说不定，这个词曾在某些特定人士之间流传，只是经过漫长岁月而在某处消失了，或根本就是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语言。

那么，“荷尔摩”究竟是什么？

归根结底，“荷尔摩”就是一种竞技的名称。

“荷尔摩”是所谓对战型的竞技，目的在于与敌人竞赛，决定胜负。竞技人数二十人，敌我各十人。原则上，要战到其中一方全军覆没，最后一个人从赛场消失时，才能分出胜负。然而实际上，比赛很少持续到那种时候，通常在其中一方的代表宣布投降时就结束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叫“荷尔摩”？

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不知道这个词原来的意思，也没有确切根据，干吗坚守“荷尔摩”这个怪里怪气的说法，何不随便取个“御京

[1] 《古事记》与《日本书纪》的合称。《古事记》是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，内容包括传说、神话与歌谣。《日本书纪》是最早由天皇下令撰写的正史，以编年体记载。

[2] 柳田国男（1875—1962）和折口信夫（1887—1953）都是日本著名的民俗学者。

阪”啦、“京都大原三千院”啦、“姐三六角蛸锦”之类的名字^[1]？但是，事情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，绝对不是。

当参赛者败下阵来，不能继续进行“荷尔摩”比赛时，其中的理由就会赫然呈现。被击败的参赛者会不自觉地用力喘息，把鼻孔撑到不知羞耻的程度，顾不得周遭的一切，像要把肺里的空气全吐出来似的大声叫喊：

“荷尔摩——”

用最大的声音呐喊。

进行“荷尔摩”的地点没有限定，可以在宽敞无人的地方，也可以在河原町举行。看到败下阵来的女生，在四条河岸的正中央，用我在此完全无法描述的可怕表情大喊“荷尔摩——”，就算是敌对的那一方，也会觉得痛彻心扉。但是，不管是处于多可耻的状态，当事人都非得大叫不可。倘若各位曾在京都市区听到类似“荷尔摩——”的不明意义的叫喊声，那一定是某个战士在筋疲力尽时，不管愿意与否都被迫发出的垂死呼喊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无论如何都得用最大的声音喊出“荷尔摩”，因为我们跟那些家伙签订了“契约”——尽管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签订的。

现在我可以断言，在“荷尔摩”中对战的敌我二十人，如果曾经看过最后会毫不留情地降临在战败者身上的可怕瞬间，绝对没有人愿意踏入“荷尔摩”的世界。但是，我们几个被巧妙安排的陷阱（对，那是陷阱！）吸引，最后都跟那些家伙签下了“契约”。

[1] 这三个都是日本人很熟悉的地名：“御京阪”是京都和大阪的合称。位于京都大原的“三千院”是日本著名的天台宗寺庙。“姐三六角蛸锦”则是日本童谣《皮球歌》的歌词，歌中将京都市的东西向道路由北到南排列出来，这句歌词指的是姐（姉）小路通、三条通、六角通、蛸药师通和锦小路通。

没错，这件事要回溯到京都三大祭典^[1]之一“葵祭”的时候。一个月前才刚成为大学新人的我跟高村，以及后来留下来一起行动的其他成员们，都以临时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葵祭。在祭典结束后，我们从听起来就像势力遍及全国的帮派组织——京大“青龙会”那里拿到了稍嫌晚的迎新会传单。

一个礼拜后，我跟高村拿着在葵祭收到的那张传单，大摇大摆地去了三条木屋町的居酒屋“贝罗贝罗吧”。于是，一切就从这家“贝罗贝罗吧”揭开了序幕。

[1] 京都三大祭典是：每年五月十五日举行的葵祭、七月持续一整个月的祇园祭和十月二十二日举行的时代祭。

其一

京大青龙会

临时工作人员被交付的工作是牵牛车。

不过，牛原本就会自己拉着牛车走，所以我只要穿上白色狩衣^[1]，戴上装饰着葵叶的乌纱帽，走在车轮嘎吱嘎吱响、缓缓前进的车子旁边就行了。但是，河原町道路两侧挤满了手拿相机的观光客，我很难自然地迈开步伐，甚至无心享受装饰在牛车侧面的紫藤花。自始至终我都是以腼腆的心情，从御所^[2]的建礼门前走到下鸭神社。

京都三大祭典之一的葵祭，古时称为贺茂祭，指上贺茂、下鸭两神社的例行祭典。

在遥远的平安时代，所谓“祭典”指的就是葵祭。每年五月十五日，都会举办葵祭“路头之仪”的活动——五百多人穿着华丽的平安时代衣裳，排成约一公里长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地在京都的大马路上游行，从京都御所建礼门前出发，经过下鸭神社，最后到上贺茂神社。

历时半天的游行结束后，我在上贺茂神社领了一天的临时工作人员报酬，正打算回丸太町的租屋处时，在社务所^[3]前与一个男人擦身而过。

与那个男人视线交接的瞬间，我有种奇妙的感觉。对方大概也

[1] 在日本古代，狩衣本来是狩猎时的穿着，到了平安时代成为贵族、官员们平常穿的便服。

[2] 又称京都皇宫，位于京都市上京区，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行政中心所在地。从公元781年奈良迁都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里，它一直是历代天皇的住所，后又成了天皇的行宫。

[3] 社务所就是处理该神社事务的地方。

有同样的感觉，嘟起嘴、眯着眼，用那副滑稽的表情瞅着我。

“啊——”

两人同时发出了惊叹声。

原来是刚才拉同一辆牛车的男人，突然换下了千年前的祭典服装，所以我一时没认出来。

我大可就那样跟他分道扬镳。没错，要是平常的我，一定会那么做。但是，在彼此寒暄“辛苦了”之后，不知为何，我竟然跟这个男人并肩走在一起。不但如此，在知道彼此是同一所大学的新生后，还做了自我介绍。简直就像着了什么魔……不，在这种时候，应该说是着了什么“神”吧！

这个自称“高村”的男人，皮肤白皙，给人敦厚老实的感觉。可能是短发、体格纤瘦的关系，脸看起来特别小。

“安倍是念综合人类学院啊！那是什么样的学院？都学什么东西？”

才交谈没多久，他就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，与他敦厚老实的外表完全不搭调。“你住哪里？”“房租多少？”“选修哪门外语？”我每随口响应一个问题，他的下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。我很快就后悔了，怎么会跟这么一个麻烦的人搭上话呢？

原本挤满参拜道路的观光客已经散去，呈现出一片祭典结束后的景象，我们两人有气无力地走在逐渐昏暗的神社境内。

“安倍，你加入什么社团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加入任何社团。”

“噢，为什么？”

“没兴趣。”

“咦，为什么没兴趣？”

我瞪了高村一眼，希望他不要啰啰唆唆地问个没完，但是高村丝毫不顾虑我的感受。“开学典礼那天收到那么多传单，总有一个喜欢的社团吧？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就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响应，他反而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事。他说他是以归国子女的身份入学。小学时，他的双亲带着他出国，十年后全家人才一起回到了日本。我问他从哪回来，他用日本人绝对学不来的标准发音回答：

“Los Angeles。”

我们在乌鸦叫声中，钻过了色调逐渐变得黯淡的第一鸟居^[1]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你们是京大的学生吗？”

这时候，一对男女突然从鸟居的柱子后面冒出来，叫住了我们。

“嗯，是啊……”

高村用怀疑的声音回答。

“我们正在拉新生加入社团，下礼拜六在三条有个迎新会，有空的话，要不要来玩玩？啊，也不一定非加入社团不可。”

那个女生从手上的盒子里拿出蓝色的传单，给我跟高村一人一张。

[1] 鸟居是一种类似牌坊的建筑，象征神社的神域。“第一鸟居”是指进入神社境内的第一座鸟居。

一起 ENJOY 吧？ 京大青龙会

以此开头的传单上画着蜿蜒扭曲的龙，细长的身体环绕一圈，形成传单的边框。

无法满足于一般社团的你！要不要加入京大青龙会？我们是为了增添大学生活的乐趣，每天不断做各种挑战的全新类型社团。我们还会跟其他大学交流，所以，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哟！

文案下面标示“迎新会通知”，并记载了三条木屋町的居酒屋店名，旁边画着一个女生的脸，还写着“大家一起来～”。

这一个月来，我看过很多社团的传单，但还没看过质量这么差的。什么“……的你！”“可以……哟！”都给人十年前的古老印象，其中又以“京大青龙会”这个名字最为老气，是怎么样的品位会想出这样的名字？我也不禁怀疑，制作这张传单的人是真心想拉人进社团吗？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团，传单上连一句都没提到。

“这个社团是做什么的？如果是宗教社团，我可不想参加。尤其是这句‘每天不断做各种挑战的全新类型社团’，看起来就很可疑。”

我还来不及在心中做种种的自问自答，高村就提出了直捣核心的问题，率直得连我都不禁愕然。

我胆战心惊地等待着眼前这对男女的回答。

“啊！果然会让人这么觉得。你看吧！所以我叫你多下点工夫嘛！这种传单果然太奇怪了。”

“你还说呢，阿菅学长，之前你也说这样就可以了啊！”

没想到两人对高村的发问似乎完全不放在心上，只是自顾自地斗起嘴来。

“不好意思，给你们这么奇怪的传单。不过我们不是宗教社团，所以下礼拜六你们可以放心来看看。就算没有兴趣也没关系，抱着来瞧瞧的心情就行了。”

被称为阿菅学长的男生腼腆地对着我们笑。其实搞不好那真的是宗教社团，刚刚那段对话也是处心积虑安排好的，但是看到阿菅学长那张有点傻乎乎的脸，就觉得，如果他真是那种硬是希望他人内心能得到平静的偏激社团的一员，似乎又少了那么一点压迫感。

“为什么在离学校这么远的地方拉人？效率太低了吧！”高村的声音还是充满了怀疑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但是……我们向来都是在葵祭这一天的这个地点拉人，该怎么说呢……对了，算是一种传统吧！”

那个女生带着些许尴尬的笑容回答。我怎么样都无法界定对这两个人的印象，总觉得心头刺刺痒痒的。

这两个人外表看起来并不奇怪，然而他们散发的传单内容却十分诡异，可是两人完全不打算对传单的奇怪之处做解释或修改，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所以，以顺位来说，最奇怪的果然还是发传单的这两个人。

“一定要来哦！如果想问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络，传单下方有我的手机号码。”

当阿菅学长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听到那个女生说“好像又有

人来了”时，便立刻跑向了她。我回过头，目送阿菅学长那因自然髻而引人注目的后脑勺。

“太可疑了。”

跟我一起目送着他们离去的高村喃喃说着。我将视线拉回传单，看到蜿蜒扭曲的龙形图案旁边，印着“菅原学长”几个字和手机号码。

从上贺茂神社到丸太町的住处有一段距离，但是，我当然没有多余的钱搭出租车，所以只好无奈地沿着贺茂川走回去。旁边跟着一个高村，更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一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那两个京大青龙会的人是如何判断我跟高村是京大学生的呢？在休息时间，我从其他人的谈话中听出今天的临时工作人员来自同志社大学、立命馆大学和京都产业大学等，应该是京都市内所有大学的学生都报名参加了。那时候，在上贺茂神社的参拜道路上，多得是跟我们一样打完工正要回家的学生，但是他们看也不看其他人一眼，就直接叫住了我们两个。

我还有另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我是新生？二度落榜的我，生日是四月三日，所以虽然是新生，也已经二十一岁了。如果第一年就顺利考上，我现在应该是三年级，他们两人却毫不犹豫地认定我是大一生。今天的临时工作人员招募也没有限定新生才能参加啊！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

不过，看着走在我身旁的高村那逐渐蒙上夜之气息的微暗侧面，我有点想通了。

——就是他，那两个人一定是看到他，才断定我们是京大生。

头发剪得那么短，头的侧面睡出一条像裂缝般的发线。衬衫规矩矩地塞进牛仔裤里，裤腰上系着中年人用的黑皮带。并非沉思中的单纯驼背、不急着赶路的单纯外八字——除了没戴眼镜外，他完全以自虐的方式表现出京大生跟不上时尚潮流的自我风格，完全就是标准的京大生模样。

我板着脸，用像是体育老师对学生进行仪表检查的眼神打量高村全身，突然发现自己的穿着也没好到哪里去。

心情急剧低落的我移开盯着高村的视线，随便给了自己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京大青龙会的人会将我们当成同一所大学的新生，一定有某种不值得高兴的莫名理由。

贺茂川与来自东北的高野川汇流后，改称为鸭川。这两条河川的汇流处，形成一个空荡荡的三角地带，那是一整片的石板地，人称“鸭川三角洲”，据说中世纪时经常成为战场。我们沿着贺茂川走到三角洲前端，正要走上浮在昏暗川面上的石块时，高村问：“安倍，你会不会去刚才的那个聚会？”我踩在乌龟形状的石头上，回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其实我早已有了决定。

我跟高村在出町柳站前分道扬镳，或许互道“再见”了吧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回到丸太町的住处时，我已经忘了高村这个人。

没想到后来会跟这个高村在“荷尔摩”中并肩作战，这是多么讽刺的缘分啊！回想起来，我为什么会在上贺茂神社遇到高村，其中原因恐怕只有神才知道。至少，在全国据说有八百万尊的神明当